

0413

- 870792

4973

玛雅之谜

THE RIDDLE OF MAYA

赵丽宏著



0413

4913

870792

玛 雅 之 谜

赵丽宏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8年·广州

书 名	玛 雅 之 谜
作 者	赵 丽 宏
出 版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环市东路淘金42—43号)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47千字)
版 次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40 册
书 号	ISBN7-80521-032-2/I·13 定价2.10元 10272·116

《玛雅之谜》自序

未跨出国门之前，曾把国门外的世界想得很深奥很神秘，有许多景象似乎是不可望不可及。譬如地球另一边的美洲玛雅文化，在千百年前不可思议地兴盛发达，放出辉煌耀眼的光彩，以后又不可思议地突然消失，只是将一座座形状奇特的金字塔和废墟留给后人，随金字塔和废墟一起留下的是数不清的问号，是许多难以译破的谜。记得曾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看到过一则美国的广告，广告的画面是玛雅人遗留在墨西哥尤卡坦平原上的一座古老的天文台，在黄昏深紫色的天幕上，天文台的瞭望孔犹如一只深不见底的眼睛。这目光使我感到敬畏，使我感到人类的智慧无可测量，也使我感到历史的遥远和世界的广阔……

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些有机会周游世界的人，不管是以一个探险家的身份，或是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份，还是作为一个旅游者，都是令人羡慕的。当那些远在天涯的城堡、海滩、森林、山脉和散落在荒漠上的古迹一一来到你脚下的时候，当那些说着不同语言，拥有不同肤色、代表着不同民族的人们一群一群从你眼前走过的时候，当那些遥远的迷宫向你敞开大门的时候，你的好奇心和渴望了解世界的梦想能

得到多少满足！

当我终于坐上远航的飞机越过辽阔的太平洋，在地球的另一面着陆时，我突然发现，地球并不如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大——绕地球半周的远航，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我在飞机的坐舱里经历了白天和黑夜，因为飞机的航向和地球的自转同步，这空中之夜便变得极其短促。天黑以后，在坐椅上只打了一个盹，醒来时已是早霞满天。从飞机舷窗俯瞰，只见美洲的海岸和山峰在飘飞的彩霞中若游若定，这景象很奇妙，却并不陌生，飞机掠过中国的海岸时，视野中所见似乎和这里无异。还未踏上异国的土地，心里的神秘感先已淡了不少。然而远眺是一回事，近观又是另一回事，当我在大洋彼岸的民族创造的物质和文化中徜徉时，目光中便不时闪烁出了惊奇。异域的旅程并不算太长，但见闻极为丰富，旅途上，我惊讶过，赞叹过，激动过，困惑过，有意料之外的收获，也有意料之外的失望。我的思想之翼在旅途中飞翔。我想将中国的文化和美洲的文化加以比较，我想走进玛雅人为世界设置的迷阵并试图探知其中的某些奥秘，我想了解当代墨西哥人和美国人究竟在想什么干什么，我想把异域一切新鲜而有趣的事物摄入我的镜头……遗憾的是，我的旅程实在太短促。

在墨西哥的古城特奥蒂瓦坎，我曾登上被辉煌的落日笼罩着的太阳金字塔，在塔顶上看着起伏的远山和四周那一片空旷无人的古墟逐渐消失于昏暗的暮色，当时，我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起许多年前在万里长城的烽火台上极目远眺的情景，绵延起伏的群山和我们祖先留下的雄奇的作品融为一体。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不能不感叹：面对浩瀚博大的自然和历史，人是多么伟大，又是多么渺小！

人类创造了缤纷的历史和文化，这一切并不会因为日落而消失。在尤卡坦的旷野上，我见到了那座曾在电视中使我浮想联翩的玛雅天文台，我走近它，用手抚摸那些极普通的砖石，用目光端视墙上那些裂缝，竟产生了一种亲切感。这颓败的天文台如同一位深奥莫测的老人，突然迎着我拉开了神秘的面纱，尽管我并未探知关于天文台的奥秘……

我很欣赏一位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留下的格言：世界上并没有不可破译的谜，走近或者走进迷宫，其实就是展示谜底的开始。当然，我不是考古学家，以如此匆忙的脚步和仓促的目光，要想一一深究散落在美洲大地上那些沉默的谜是不可能的。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只是一个匆匆忙忙的旅行者匆匆忙忙的见闻和感想，但有一点我可以无愧于读者：这些感受是真实的。这些感受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我的思路，也使我的笔端溢出一些新鲜的色彩。

记得在离开墨西哥之前，墨西哥作家协会主席何塞·乌莎因先生曾这样问我：“回中国后，你会不会在你的文章中写到墨西哥？”我的回答几乎不加思索：“当然要写！我会写成一本书的。”乌莎因先生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又问：“真的？”编完这本集子时，我又想起了乌因莎先生的问题，我没有食言。

1987年11月2日，在上海。

目 录

墨西哥大地震.....	(1)
日月金字塔.....	(32)
迎接胜利的是死亡.....	(39)
血与沙.....	(43)
鹰之死.....	(50)
特奥蒂瓦坎之夜.....	(56)
两个男子汉和一群猛兽.....	(59)
多洛雷斯公墓.....	(64)
人海中优美宁静的一隅.....	(69)
迪波罗玛蒂戈宾馆.....	(73)
壁画之都掠影.....	(77)
银城之忆.....	(80)
遥远的中国餐馆.....	(84)
爱情的盛典.....	(89)
背影.....	(95)

知音.....	(101)
警察的微笑.....	(107)
墨西哥城之夜.....	(111)
玛雅之谜.....	(123)
我是中国人.....	(140)
绿皮护照.....	(145)
漫步唐人街.....	(153)
人狗之间.....	(163)
走马好莱坞.....	(169)
我看美国人.....	(178)
代尔蒙海滩.....	(189)
云中杂记.....	(193)

墨西哥大地震

引子

大地，象一位沉睡不醒的巨人，人们就在他静默不动的躯体上活动着、繁衍生息着。假如，大地巨人想活动一下筋骨，哪怕只是在睡梦中微微抖动一下皮肤，那么，人世间便天翻地覆了……

1985年9月20日凌晨，我随手打开床头的收音机，正好听到《美国之音》的一则简短的头条新闻。尽管那位播音员不动声色，然而那100来字的消息却足以使任何听者怦然心颤：

昨天早晨，墨西哥发生7.8级强烈地震，墨西哥城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估计有1/3的房屋毁于地震，死亡人数已达3000多人，还有很多人仍被压在倒塌的瓦砾中。墨西哥城与外界的电讯联系全部中断，国际机场已经关闭。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报道。

我对着收音机愣了好一阵，下面的消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墨西哥城，这个拥有1700万人口，号称世界上最大城市的繁华都市，能经受住如此强烈的一震吗？“毁灭性的破坏”意味着什么？在瓦砾堆中，有多少血肉模糊的尸体，有

多少还在挣扎着、呻吟着的生命？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唐山，想起1976年那场可怕的地震，那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场空前的大屠杀。然而唐山的规模还未及墨西哥城的1/10！

几天以后，墨西哥大地震便成了人们的重要话题。中国人在期待着来自墨西哥城的消息，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墨西哥城……

9月初，我曾得到通知，10月份，我将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墨西哥。这样一来，我想，这次墨西哥之行肯定会被取消，最起码要推迟。一个经历了“毁灭性破坏”的城市，怎么可能有心思和余力接待什么作家代表团呢？想不到，到10月初，竟接到了墨西哥作家协会的信息：中国作家代表团访墨的计划不变，墨西哥城欢迎中国作家！一个经历了7.8级地震的大都市，仍然能从容镇定地伸出手迎接远方的客人，这需要何等的魄力和勇气，需要何等的力量！

10月28日下午，我们乘坐的飞机终于在墨西哥城上空盘旋了。当我从飞机舷窗俯瞰这个无边无际的城市时，心情异常激动。我的第一个最强烈的印象是：墨西哥城，并没有毁灭！我看见了森林一般的楼房，看见了蜘蛛一般的街道，看见了无数小甲虫般爬动着的汽车……生活，依然在那里井然有序地进行，生命，依然在那里川流不息地运动。大地震之后，墨西哥城还在大地上屹立着。

到墨西哥城后，我见到了鲜花和微笑，也见到了坟墓和泪痕。和所有来自异国他乡的访问者一样，我曾在令人怵目的一片片瓦砾场和一幢幢歪斜的危楼前久久停步，我曾一遍又一遍听目击者们描绘地震时可怕的场景，墨西哥人在地震后表现出的坚强、勇敢和高尚，使我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大自然造就了人，也培养了人，人的意志和创造，决不

可能被一次自然灾害摧毁！我时时听到墨西哥城 这样对 我说。

墨西哥城最悲惨的一天

1985年9月29日早晨7点18分。

离墨西哥海岸65公里的太平洋下，一次7.8级的大地震发生了。强大的地震波不可抗拒地蔓延向四面八方……

墨西哥城，距离震中有400公里，在强大的地震波冲击下，剧烈地颤抖起来。大地先是上下抖动，然后再左右晃动，时间只延续了短短的90秒，然而，墨西哥城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就在大地的瞬间颤抖中开始……

在震波外围

让我们稍迟一些走进墨西哥城的重灾区，先在震波外围感受一下这场地震吧。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位于墨西哥城南部远离震波中心。早晨7点多，文化处二等秘书王彦廷还在梦乡之中，一阵猛烈的震动使他惊醒过来。单人床怎么变成了小舢板，在风浪中摇晃着，颠簸着，难道还在做梦？王彦廷揉了揉眼睛，只见桌上的暖水壶、茶杯，书架上的大大小小的书，全象发了疯似地在摇晃……使馆的游泳池边，一位工人正在用网捞水面的漂浮物，水池里的水突然波动起来，仿佛一场龙卷风旋来，池水晃荡着溅出了游泳池。还有更怪的事情：离游泳池不远的停车库里，所有的小轿车都在格登格登地跳动，只有大使馆的那辆黑色的林肯牌大轿车，大概因为比一般轿

车沉重得多，跳动的幅度小一些……“地震！”“地震！”

“地震！”当王彦廷冲出屋子时，使馆里到处响起了紧张的喊声。还好，当大地停止震动时，使馆里的一切建筑都安然无恙……

离中国使馆不远的一幢13层公寓也在摇晃着。《文汇报》驻墨西哥记者杨树田夫妇住在公寓的9层楼。地震开始时，夫妇俩还在床上睡觉，楼房刚开始摇晃，清醒着的杨树田马上意识到发生了地震，他一把拉起妻子下了床，然而整个房间就象正在摇摆着下沉的轮船舱房，不要说走路，连站都站不稳，要夺门而出下9层楼根本不可能。夫妇俩紧紧拥抱着，在靠窗的墙角下坐下来。地板在抖，墙壁在摇，天花板在动，窗户在格格作响，房间里那些可以动的东西更是动得起劲。大楼似乎随时都可能坍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这一对中国夫妇一生中经历的最可怕的90秒钟，他们来不及想什么身后之事，只是默默地拥抱着，而且从来没有抱得这么紧……

汽车司机胡安·恰切象平时一样，一大早就开着那辆大面包车在大街上奔驰了。7点19分，他的汽车行驶在宽阔的改革者大道上。车轮下的路面突然不可思议地抖动起来！恰切手中的方向盘一歪，汽车差点冲上人行道。他连忙猛踩刹车闸，车子横着停在了路边上。路面仍在猛烈地抖动，恰切必须双手紧抓住方向盘才能稳住身体。透过车窗，他看见了有生以来见到的最惊心动魄的画面：平坦的路面起伏波动着，象一条在风中荡漾的河流；所有的楼房仿佛在这刹那间活起来，它们变成了一群高矮不齐的疯人，都站在那里拼命摇晃，似乎想摆脱大地对它们的束缚，远处有几幢大楼在摇晃中裂开了、粉碎了，在一阵烟灰中消失了；那座高高的电

视塔平时鹤立鸡群，神气的了不得，此刻摇摆得比谁都厉害，在几次大幅度的摆动之后，它终于支持不住，象一个喝醉了酒的高个子绅士，慢慢地倒下来；许多可怕的炸裂声如同发自地层深处的雷鸣，从远处传来……这景象，真象是世界的末日临头了。恰切惊恐地闭上眼睛，嘴里低声呼唤着：“上帝啊！……”

死神，在大地的颤抖中狞笑

现在，让我们到震波的中心去看看吧。

这里，是墨西哥城最热闹最繁华的区域，政府机关、商店、旅馆、居民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9月19日这个晴朗的早晨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无情的死神却和灿烂的阳光一起，悄悄地临近了……

台雷维沙电视广播公司总部，这是拉美最大的私人电视广播公司，每天有上亿人收看收听他们的节目。那座高高的电视发射塔下，是一个现代化的电视节目制作中心。早晨7点钟，是电视台的“今日新闻”节目时间，新闻部主任、“今日新闻”的节目主持人H先生，象往日一样面对着摄影机谈笑风生，用他那浑厚的嗓门和幽默机智的语言向人们介绍着发生在地球上的种种新闻。大多数墨西哥人都熟悉他的形象和声音。当大地开始颤抖的最初20秒钟，那幢白色的节目制作中心便轰然倒塌了，紧接着，百米米高的电视塔也倒下来。H先生还没有明白什么事情，从头顶上忽然压下来的巨大水泥板便把他埋葬了。当时正在看“今日新闻”的电视观众只看见电视屏幕抖动了几下，暗淡下来的屏幕马上失去了任何图象。H先生从电视屏幕中永远地消失了……台雷维沙电

视广播公司大楼的损坏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好端端的大楼在几十秒钟内从顶楼一直塌到底层，倒塌之后仿佛又被狠狠地搅拌了几下，漂亮的大楼顷刻就变成了一堆碎石乱瓦。在节目制作中心值班的70多位工作人员全部在瓦砾堆中丧生。当人们在瓦砾中挖出H先生和其他遇难者时，被压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已经根本无法辨认……

新里昂大楼，这幢座落在三文化广场的住室大楼，高12层，占地数万平方米，是墨西哥城最大的住宅楼，在整个拉丁美洲，再找不出第二个这样大的居民住宅区。三文化广场在历史上便是一个悲剧性的广场。16世纪，西班牙殖民军队和武装抵抗的阿兹台克人在这里进行了最后一仗，成千上万阿兹台克人的鲜血在广场流成了河。1910年，墨西哥独裁统治者在这里枪杀了大批革命者。最近的一次悲剧发生在1968年10月2日，上万个大学生在这里集会示威反对墨西哥城举办奥运会，学生们认为墨西哥这样一个穷国无力筹办规模巨大的奥运会。情绪激烈的学生们和全副武装的警察发生了冲突，三文化广场又一次枪弹呼啸、血肉横飞……新里昂大楼就面对着这个有过三次悲剧历史的大广场。大楼里住着几千户人家，居民将近一万，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平民百姓。这天早晨一如往常，这里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离家外出了，大人们匆匆忙忙赶去上班，孩子们一群群结伴上学。留在大楼里的1000多人，大多是老人、幼童，还有一些休假在家的人们。不知谁家的小伙子兴致真好，一大早就弹着吉他唱起歌来……谁能料到，在这个充满阳光和歌声的早晨，这里将发生一次新的更大更惨的悲剧。当大地象一个巨大的筛子一般晃动的时候，新里昂大楼几乎没有作任何抵抗。青灰色的楼墙上闪电般地豁开无数条裂缝，随着一阵沉闷的轰响，巍峨的楼体

便颓然瘫倒了。这幢曾使墨西哥城市民引以为骄傲的巨大建筑，永远地从三文化广场消失了，在那座小山似的瓦砾堆中，压着1000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在所有倒塌的建筑中，新里昂大楼是丧生最多的。人们发现，从大楼断裂的巨大水泥柱中露出的钢筋，竟只有小指头那么粗！

这是死神猖獗的一天，在大地的颤抖中，墨西哥城人人都听见了它的狞笑。

市中心有250幢楼房全部倒塌，近百幢楼房严重损坏，数千幢房屋部分损坏。在成片成堆的瓦砾堆下，到底压着多少死者和生者，暂时谁也无法估计。大地停止颤动后，墨西哥城沉寂了片刻，这是极其可怕的沉寂，犹如火山爆发前刹那间的宁静。过了几分钟，市中心便传出了惨绝人寰的声音……

在那些倒塌的房屋周围，无数人在哭，在喊。失去父母的孩子哭喊着爸爸妈妈，老人们跪在地上掩面呜咽，年轻的妇女哭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泪流满面的小伙子趴在瓦砾堆上拼命地用手扒着、挖着……一个失去了亲人的中年男子发疯似地围着废墟奔跑，一边跑一边用手扯自己的头发，谁也听不清他沙哑的嗓门里在喊着什么……有些人悲恸得忘记了哭泣，只是木然颓坐在街头，黯淡的目光里全是绝望……

瓦砾堆中，陆陆续续爬出一些还活着的人，这些满脸血污、满身灰尘的幸存者也在呼喊，当发现亲人时，便是一场令人断肠的抱头痛哭……在一些摇摇欲坠的危楼中，不少没被压着的或是受了伤的人在呼救，一个个歪斜的窗洞中，探出了恐惧的脸和颤抖的手……危楼随时都可能倒塌，但围在下面的人们一时还无法把那些死里逃生却依然被死神威胁着的人救出险境……

这是人类生活中罕见的悲惨场面。1985年9月29日，将成为墨西哥城最悲惨的一天载入墨西哥的历史。

惊魂甫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市中心奔来。救护车、消防车也赶来了，在拥挤的人流中，车子几乎无法行驶。电话亭周围挤满了人，然而一个电话也打不出去。邮电部的通讯塔和长途电话台在地震中全部倒塌，墨西哥城同全国和世界各地中断了联系。电台、电视台，报馆也遭到破坏，新闻传播失去了媒介……外国记者们象热锅上的蚂蚁，在慌乱的人群中乱转，可是谁也无法全面了解整个墨西哥城的灾情。即使写出消息，一时也不可能向国外传送。还是一位美国记者急中生智，一个人驾着小轿车风驰电掣地离开墨西哥城，一口气开到了200多公里外一个边境小城的电报局门口。于是，墨西哥城在大地震中受到毁灭性破坏、房屋倒塌1/3的消息，便随着电波飞遍了全世界……

幸存者

当死神借着强大的地震波向墨西哥城撒开死亡之网时，有许多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譬如住在莱西斯宾馆中的国会议员H先生，在前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还曾经受到另外6位国会议员善意的嘲笑。H先生矮矮胖胖，长得一副福相，在餐桌上总数他胃口最好。

“再这样吃下去，你那大肚皮会撑破的”。对这样的嘲笑，H先生只是笑着耸耸圆滚滚的肩膀，继续大嚼他的牛排。9月19日早晨，一向习惯晚起的H先生突然起得特别早，7点不到，就走出了房间，在走廊上，另一位准备去用早餐的议员笑着问他：“怎么，想出去跑步减肥么？”H先生答道：“今天

开会我要发言，有一份文件却放在朋友家里了，我必须赶在朋友出门前把它取回来。”说完，便匆匆忙忙走进了电梯。H先生离开莱西斯宾馆，还没有走出两个街区，大地便开始颤动了。被震倒在路边上的H先生亲眼看着不远处的几幢楼房眨眼间变成了瓦砾堆。地震平息后，他爬起来转身就往回跑，走到莱西斯宾馆前时，他瞪大了眼睛，惊恐得说不出一句话。刚才那个漂亮的宾馆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碎石乱砖和浓烟烈火，他的6位风度翩翩的伙伴、几分钟前还站在电梯口彬彬有礼地和他互道早安的服务员们、还有许许多多餐厅里点过头却叫不出姓名的先生太太们，都已经葬身在砖石之下！H先生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顾不得埋在瓦砾堆中的行李，当天就离开了墨西哥城。

再譬如住在罗马区的W太太，这天早晨用过早点后，坐在客厅里和丈夫、父母聊天，她的四岁的小女儿忽然从房间里奔出来，哭着闹着缠着她撒娇：“妈妈，我要到街上去，带我到街上去看看嘛”。W太太把女儿抱在膝上，笑着哄她：

“妈妈现在没有空，等一会再带你去。乖孩子听话。”小女儿却依然缠个没完。坐在一边的外祖父看不过去，对W女士下了命令：“你就陪孩子出去走走嘛！”W女士没有办法，带着破涕为笑的小女儿离开了客厅。母女俩刚刚跨出大门，地震就开始了。W女士一手紧搂着女儿，一手抱住路边的一棵树，等她回过头来时，她家的那幢楼房已经轰隆隆一声坍塌了，她甚至听见父母和丈夫在楼房坍塌的刹那间发出的惊叫。W女士抱着女儿号啕大哭，这个三代人的幸福家庭，一下子就剩下了她们两个……

华雷斯医院有一位叫拉蒙娜的护士，在地震的刹那间刚好准备走出大楼，一只脚已跨出大门，一只脚还在门内，大门